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 调查与研究（下）

张安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 调查与研究（下）

张安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张安福著.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208-15385-1

I. ①环… II. ①张… III. ①塔里木河-流域-文化
遗产-资源调查 IV. ①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5068 号

责任编辑 周 珍
封面装帧 夏 芳

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
张安福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80.5
插 页 19
字 数 1,206,000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385-1/K·2781
定 价 368.00 元

第三部分

环塔里木宗教遗存 调查与研究



环塔里木地区佛教遗址分布图

绪 论

环塔里木地区宗教起源早，持续时间长，多宗教并存和宗教文化内涵丰富是其基本特点。考古资料显示，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下，历史上环塔里木地区长期活跃的民众，遗留下大量的古代遗存，这其中宗教遗存尤为丰富。遗存中既有不可移动的墓葬、石窟、塔寺遗址等，又有壁画、雕塑、经卷、文书、随葬品等出土文物。本课题即以环塔里木地区宗教遗址调查与研究为重心，在前人考察、发掘的基础上对环塔里木地区的吐鲁番、巴音郭楞、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地区进行调研，以期对环塔里木地区的宗教遗存进行全面梳理，将宗教遗存的类型、布局、分期、形制、保存现状等信息集中成资料汇编并提出相应的保护对策。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环塔里木地区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早在一万年以前就有了人类活动，产生了原始宗教。分布于环塔里木地区的史前遗存，很多都能反映当时的宗教信仰情况。至汉唐时期，起源于亚欧大陆各地的外来宗教，如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道教等，在环塔里木地区都得到了传播与发展，促进了环塔里木地区多元宗教格局的形成。唐代以后，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历经喀喇汗朝、西辽、蒙古汗国等时期，由环塔里木地区西部的喀什逐渐向于阗、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传播，环塔里木地区逐渐由以佛教为主的多元宗教格局向伊斯兰教一元宗教格局转变。

环塔里木地区的宗教遗存重新被世人所关注是在 19 世纪末期。在西方

列强妄图将新疆纳入各自势力范围的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欧美一些国家的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开始对塔里木地区进行不同程度的考察,其间发现了大量保存较好的古代遗迹,这其中就有许多宗教遗存。西方学者借此展开了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与之相比,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国内学者对此关注较少,研究也相对滞后。1949年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内相关学术研究渐入正轨,考古工作相继展开,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喀什、库车、吐鲁番等地调查和发掘了许多重要的宗教建筑遗存,发表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报告和学术论著,西域宗教的研究步入正轨。

目前,由于环塔里木地区宗教遗存分布相对分散,文物资源不可再生,加之受该地区人口增加、经济快速发展和自然环境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古代遗存损毁严重,部分颇具历史文化底蕴的塔寺、石窟和壁画等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濒临消失。因此,有必要在以往中外学者对环塔里木地区考古、历史、文化和艺术等研究的基础上,对该地区的宗教遗存展开全面系统的调查,形成相对完整的、系统的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汇集,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频频发生,宗教极端势力嚣张,严重影响了新疆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暴力恐怖分子与宗教分裂势力在境外宗教极端思想、极端势力的渗透侵蚀和蛊惑煽动下,打着宗教的旗号,披着宗教的外衣,扰乱正常合法的宗教活动秩序,侵犯他人信教自由,实施反人类、反社会和反文明的暴力恐怖犯罪。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更有必要对西域的宗教发展及演变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揭露暴力恐怖分子与宗教分裂势力歪曲历史、篡改宗教教义的邪恶面目,用历史的事实正本清源。

第二节 研究方法

本课题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实地调研的方式,通过文字、图像记录等手段对环塔里木地区的墓葬、塔寺、石窟、岩画等宗教遗址进行充分地调查,并对出土文书、棺槨、壁画、雕塑等相关宗教文物进行系统地分类整理,从中发现环塔里木地区宗教遗存的分布和宗教演变的规律,

概括归纳宗教文化多元融合的内容,总结宗教遗址的形制特点等。

本课题研究采取了下列几种方法:

第一,田野调查法。环塔里木地区地域广泛,宗教遗址数量多,且分散于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需要进行系统的实地调研。这些宗教遗址的保存状况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一方面,本地区气候恶劣,多风沙天气,许多宗教遗址长期处在风沙环境中,濒临消失;另一方面,部分宗教遗址位于工农业开发环境中,工农业生产对宗教遗址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因此,实地调研可以系统梳理和详细了解宗教遗址的数量、保存现状以及所处的生态环境,具体分析破坏原因,并提出合理的保护对策。

第二,对比分析法。主要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宗教遗存进行对比分析。首先,对比分析不同时代宗教遗址的形制与分布特点,探讨环塔里木地区宗教历史与文化的变迁。通过遗址所反映出来的多宗教文化因子,探讨环塔里木地区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与融合性。其次,通过对环塔里木不同地区的宗教遗存进行比对,分析各区域的宗教遗址的差异,如在实际考察过程中,调查发现,丝绸之路南道喀什、和田、若羌等地区的佛塔均为覆钵式,而丝绸之路中道的龟兹、焉耆、吐鲁番地区则出现了亭阁式、阁楼式佛塔,这将有利于探寻宗教传播、演变的路径和方式。

第三,多学科交叉研究法。环塔里木地区宗教遗存包括遗址、墓葬、出土文书、壁画等。研究本地区宗教变迁、宗教艺术、多元宗教文化融合等内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艺术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仅用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已不能满足深入、全面的研究需求。

同时,课题研究还涉及系统与动态分析法。环塔里木地区宗教遗存的调查与研究涉及遗存的形成历程、发展现状、保护与开发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在全局的高度上进行系统研究。

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研究时限

课题以汉唐时期的宗教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从张骞通西域,至唐朝覆亡的一千年左右的时间为研究时限。但是,由于宗教的产生、传入、发

展,有着较长的时间历程,考虑到其完整性,部分史前时期和唐代以后的宗教遗存,也多有涉及。

史前时期的原始宗教作为环塔里木地区宗教意识的发端,是本地区宗教文化的最初形态。原始宗教诸多观念对以后西域各族民众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唐时期多元宗教文化的研究应当追根溯源。因此,调查与研究对象适当涉及史前时期的宗教遗存,利于在解读史前时期墓葬及艺术品等宗教遗迹和遗物文化信息的过程中,对史前时期的原始宗教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9世纪末10世纪初,随着喀喇汗王朝皈依伊斯兰教,环塔里木地区逐渐由以佛教为主的多元宗教格局向信奉伊斯兰教一元宗教格局转变。这一过程,文中也多有涉及。

二、研究地域

研究地域,主要是指汉代的“北道”和“南道”地区,也就是唐代丝绸之路的“中道”和“南道”——“南道”从楼兰、若羌,沿昆仑山北麓至莎车、疏勒等国,途经今天的若羌、且末、民丰、策勒、和田、皮山、莎车、喀什等地;“北道”即从高昌国沿天山南麓向西南至龟兹、疏勒等国,途经今天的吐鲁番、焉耆、轮台、库车、拜城、新和、柯坪、巴楚、伽师、喀什等地。“南道”与“北道”在今天的喀什地区汇合,再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

有关古代罗布泊与吐鲁番盆地的道路,史书提及较少,近年来学界已证实早在汉代,鄯善向北与车师国就有便捷的交通网,如马雍指出:“北道出敦煌,往西,绕过三陇沙之北,横越白龙堆,经楼兰,折向北至车师前国。”^①余太山认为:“西汉通北道诸国,以及天山北麓和东端诸国,更多的是先从楼兰古城遗址一带,经山国抵达交河城。”^②罗新也认为楼兰与车师经库鲁克塔格山中的墨山国进行频繁的往来^③。同时,现今发现的孔雀河沿岸烽燧群证实古代楼兰沿孔雀河向西北有便捷的道路至尉犁、轮台一带。

① 马雍:《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② 余太山:《汉魏通西域路线及其变迁》,《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罗新:《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由此，天山南麓及昆仑山北麓，以丝绸之路为纽带形成了一个相对闭合的区间，这一区域就是环塔里木地区。其大体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吐鲁番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以及喀什地区。汉唐时期，佛教、婆罗门教、摩尼教、景教及道教传入本地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逐渐形成了高昌、焉耆、龟兹、鄯善、于阗、疏勒等宗教文化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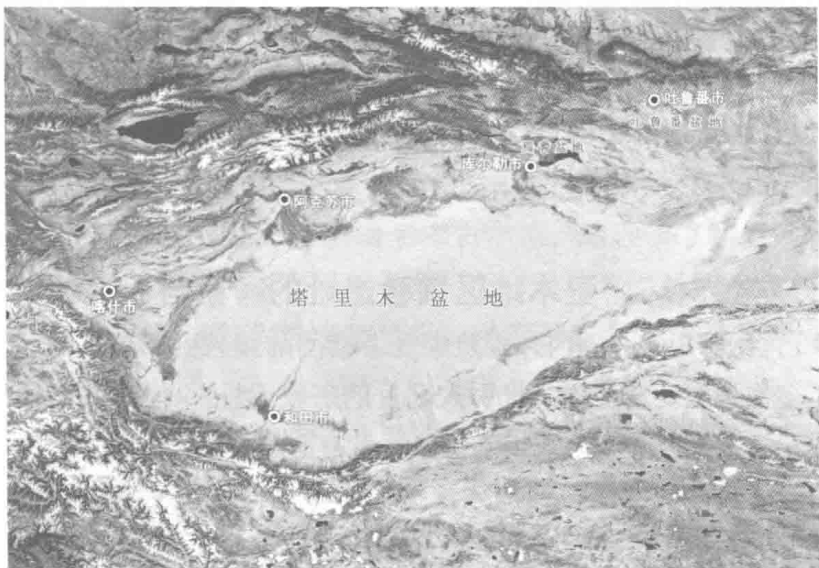


图 625:环塔里木地区地势图

三、研究对象

在考古学领域，遗存包括遗迹和遗物，“遗迹是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存，通常分为房屋、村落、道路、运河、墓葬等人工建筑和设施。遗物则按其用途可分为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和礼器等器物。……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遗物，还有艺术品（雕塑品、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铜镜、车马器、日用器皿和各种装饰品、货币、铭刻和文书等。此外，古代的车、船等交通工具、葬具、手和足的印痕、耕地等，都属考古学的研究对象”^①。按照考古学的定义，环塔里木地区的宗教遗存包括宗教遗迹和宗教遗物。具体而言，宗教遗迹主要有墓葬和宗教建筑遗址；

^① 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页。

宗教遗物主要包括人类骨骼、墓葬出土的部分文物、艺术品、文书等。

第四节 发现与研究概况

对环塔里木地区的考察活动古已有之,如明代陈诚就曾对西域进行考察,其代表作《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记》被认为是明代的西域实录,其中不乏对西域宗教遗迹与宗教文化的记载;清代徐松降职西域后开始考察西域各地,并著成《西域水道记》,其中也记述了不少有关西域宗教遗迹的基本情况。但早期的考察只是走访式的游记,而考察活动真正步入学术领域,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学者掀起的西域探险热潮。

一、国外学者对环塔里木地区宗教遗址的考察与研究

自19世纪末以来,国内外探险家及考察团陆续来到新疆,对环塔里木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发现了一批引人瞩目的宗教遗址。他们起初的考察活动多出于政治目的,但随着环塔里木地区大量古遗址及文书、雕塑、壁画等遗物的发现,部分西方学者认识到深入挖掘环塔里木地区历史与文化的必要性。于是,环塔里木地区的考察活动逐渐转向对历史文物遗迹的调查。瑞典、英国、俄国、日本、德国、法国等探险队先后考察过本地区的宗教遗址,其中考察成果比较突出的有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克列门兹(Клеменц, 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奥登堡(Ольденбург, 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大谷光瑞、橘瑞超、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勒柯克(Albert von LeCoq)、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他们的考察报告及研究成果,成为现今研究环塔里木地区宗教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1. 斯文·赫定对环塔里木地区宗教遗址的考察

斯文·赫定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师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Richthofen),15岁便立志从事世界探险活动。1895年,斯文·赫定首次来到塔里木盆地,计划从西向东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1896年1月,斯文·赫定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在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佛教遗存。1900年3月,斯文·赫定到达营盘遗址所在地,对遗址内的佛塔等遗迹进行了拍照、测量。1901年3月,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荒

原发现了楼兰遗址并对其中的佛教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斯文·赫定对环塔里木地区历史遗存的考察成果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探险游记，另一类是科学考察报告。1893年至1898年斯文·赫定在亚洲探险活动的成果，主要是一些游记式的著作，如《穿越亚洲》记述了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行程、经历及冒险，同时对发现的一些重要遗址也有详细的记录，如丹丹乌里克和喀拉墩古城。斯文·赫定于1899年开始的中亚探险活动，主要成果有游记《中亚和西藏》和八卷本巨著《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在这些考察成果中，斯文·赫定对环塔里木地区的诸多佛教遗址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2. 斯坦因对环塔里木地区宗教遗址的考察

斯坦因，英籍匈牙利人，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曾分别于1900年至1901年、1906年至1908年、1913年至1916年、1930年至1931年四次来到中亚进行探险考察活动，考察的重点之一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

1900年6月，斯坦因首次进入新疆，重点考察喀什及和田地区的历史遗迹，其中包括莫尔佛寺遗址、丹丹乌里克遗址、尼雅遗址、安迪尔遗址、阿克苏皮力遗址、热瓦克佛教遗址等。这次考察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斯坦因在回国后写成了《去东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之后又撰写了游记《沙埋和田废墟记》和正式考古报告《古代和田》。《古代和田》是斯坦因西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主要是和田地区遗存的发现经过和考古记录，重点是出土的古代写本、泥塑、壁画、木版画、木雕、建筑、钱币、简牍、陶器等；第二卷主要是重要文物的照片。

1906年6月，斯坦因再次来到新疆，重点对环塔里木地区的三仙洞、热瓦克佛寺、哈达里克神庙遗址、尼雅遗址、安迪尔佛教遗址、米兰佛寺遗址、楼兰遗址、小阿萨佛教遗址、七个星佛寺遗址、霍拉山口佛寺遗址、达玛沟附近的佛寺等遗址进行考察。在这次考察活动结束后，他对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整理，并撰写第二次中亚考察报告。1911年11月，考察报告初稿《契丹沙漠废墟——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实纪》完成，共两卷97章，插图333幅，地图3幅，1912年由伦敦麦克米兰公司出版。1919年2

月,斯坦因完成第二次中亚考察报告《塞林底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详尽报告》(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全书共五卷,第一至三卷为正文,第四卷为图版,第五卷为地图。正文部分附有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丘琪的《对出土于阿克—特莱克、喀拉塞、喀达里克、米阮、“明屋”和敦煌的一些壁画与灰泥标本的测试结果》等。

1913年,斯坦因开始第三次中亚考察活动,于同年9月到达新疆。主要考察了环塔里木地区的麻扎塔格遗址、达玛沟附近的佛教遗址、若羌县的阔玉马勒遗址和巴什阔玉马勒遗址、楼兰遗址、高昌故城、吐峪沟佛寺及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交河故城、营盘遗址、通古斯巴西古城、托格拉克艾肯遗址、克孜尔石窟、特扎克格佛教遗址、吉格代里克佛教遗址等。斯坦因第三次考察结束后,用了十年时间,于1928年出版了第三次考察报告《亚洲腹地——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察的详尽报告》(中译本《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部著作共四卷,前两卷为正文、插图照片及附录,第三卷是图版,第四卷是地图。此外,斯坦因还于1923年将前三次中亚考察时测绘的地图另册出版,即《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1900年至1901年、1906年至1908年、1913年至1915年的中亚探险中测绘的中国突厥斯坦和甘肃地图集》。第四次中亚探险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出台的文物保护法令及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等因素,以失败告终。斯坦因本人于1931年5月底由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边卡出境,无功而返。

3. 克列门兹、奥登堡对环塔里木地区宗教遗址的考察

1898年,俄国考古学家克列门兹带队前往吐鲁番,对本地区的古城、宗教等遗址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重点对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进行了探查,对遗址内的建筑进行了测量,绘制了壁画草图,拍摄了大量照片,并收集了许多手稿和佛教壁画残片。

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考察成果见于《1898年俄罗斯皇家科学院吐鲁番探险考察报告》。另外散见的一些学术论文也反映了他在吐鲁番的考察成果,如由奥登堡撰写的《1898年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考察》,文章对克列门兹考察队在吐鲁番考察的时间和地点作了资料上的补充,并对考察的方法和成果做了评述。

1909年6月,俄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印度学家奥登堡率探索队从圣彼

得堡出发,到达环塔里木地区西部的喀什噶尔,考察了当地的许多寺庙,后又到达吐鲁番,对交河故城、高昌故城、胜金口寺院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等遗址进行了考察,拍摄了数千幅照片。奥登堡等人在吐鲁番考察近一个半月,随后又前往罗布泊,辗转于焉耆、库车等地,考察了许多宗教遗址,获取了大量资料,并带走了大量的壁画和塑像。

奥登堡 1909 年在环塔里木地区的考察情况,仅见于 1914 年在圣彼得堡发表的《1909—1910 年俄罗斯第一次土耳其斯坦考察探险初步简报》,简报包括了其在焉耆、吐鲁番和库车三个考察地点的内容。另外,苏联突厥语言学家马洛夫(Сергей Ефимович Мапов)发表的《奥登堡考察队所获的回鹘文写本文书》一文,公布了部分奥登堡在新疆所获的梵文写本残卷和一些回鹘文写本文书。

4. 大谷光瑞探险队对环塔里木地区宗教遗址的考察

大谷光瑞是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第 22 代宗主。20 世纪初,受西方考察团及探险家的影响,大谷光瑞组建探险队跻身中国西北考察的热潮中。1906 年,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达和田,后又北上库车,对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和苏巴什佛寺等遗址,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考察。之后大谷光瑞又到达吐鲁番,考察了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并对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了发掘。

1908 年,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再次前往中国西北考察。同年 11 月,二人到达吐鲁番,对交河故城、木头沟、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等遗址进行调查发掘。1909 年 2 月,二人在库尔勒分开,橘瑞超南下罗布泊考察楼兰古城;野村荣三郎则沿着天山南麓考察库车、阿克苏等地的遗址,二人最后在喀什汇合。这次西域探险收获较大,野村荣三郎的《蒙古新疆旅行日记》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环塔里木地区的考察活动。

1910 年,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又一次进入新疆,首先在吐鲁番进行了一个月的发掘,之后又一次前往楼兰遗址和米兰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同时派人到库车等地考察,获取的文物数量也较为丰富。在罗布泊地区考察结束后,橘瑞超等人又辗转于喀什与和阗之间,后因受新疆局势的影响,于 1912 年离疆前往敦煌与吉川小一郎(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之一)汇合。二人

在敦煌停留一段时间后，再次返回吐鲁番考察，之后吉川小一郎又前往焉耆、库车等地，对库木吐喇石窟、苏巴什佛寺等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日本探险队的考察成果，主要是一些探险日记或游记。大谷光瑞据橘瑞超等人探险日记整理成《丝路探险记》，此书详细记述了1902年至1914年大谷探险队三次在环塔里木地区的考察情况，从他们的考察路线及考察对象来看，主要是关于佛教遗址的考察成果。橘瑞超的考察成果《橘瑞超西行记》，详细记述了其1908年至1912年在环塔里木地区的考察情况。

5. 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对环塔里木地区宗教遗址的考察

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是由德国著名学者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组建，最初名为吐鲁番考察队，但实际考察范围不限于吐鲁番，也包括库车、焉耆等地。1902年，格伦威德尔一行首次到达吐鲁番，对哈拉和卓、高昌故城、胜金口、木头沟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高昌故城，格伦威德尔等人发掘出了梵文、回鹘文、蒙古文、突厥文、汉文、藏文等不同语言的文书，还有泥塑、壁画、木雕、木版画以及大量的摩尼教、景教文物。

1904年，德国探险家勒柯克等人来到新疆考察。他们来到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发现了大量摩尼教壁画和文书，此外，还发现了一座小型景教教堂，教堂中出土了许多景教经典残页。后来，他们又前往柏孜克里克石窟，割取并带走了大量佛教壁画和雕塑。

1905年，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等人又一次来到新疆，在喀什驻留一段时间后，于1906年沿古丝绸之路中道考察图木舒克、库车等地。在图木舒克，他们考察了附近的图木舒克遗址（今名“托库孜萨来遗址”），并发掘出了许多佛教文物。不久，他们到达库车，首先对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格伦威德尔对石窟诸窟进行命名，并临摹壁画，而勒柯克等人则肆无忌惮地用狐尾锯切割壁画。

1913年1月，勒柯克等人组织了第四次德国皇家吐鲁番考察队，主要调查库车、图木舒克等地的佛教遗址。这一次考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计划没有全部实施，但勒柯克等人此次发掘出土并带走的文物亦不在少数。

勒柯克在每一次考察活动结束之后，都致力于考察成果的撰写与出版。第一次考察结束后，他写有《德国皇家第一次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缘起、行程和收获》，发表在1909年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3年，勒柯克